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五

兵部六

良將上

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孔註曰

魯大夫孟憲獨慙與齊戰大

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

抱朴子曰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

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得留如山岳可瞻而不可量

唐子西曰良將如泉如山不知其歎威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

起起娶齊女為妻而疑之起遂殺妻明不為齊也魯卒以

為將大破齊後之魏

又曰陳勝之反秦使王離擊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

離秦之名將也

又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勿

能過也于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又曰杜業曰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誠國家雄

俊之寶臣也宜徵博左右以鎮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

高臥矣

又谷永傳曰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承聞真譚書曰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



上將久矣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閭門高枕爲智者譚得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又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減毋以家爲也

又曰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廣歷七郡太守前後三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不言生產業

又曰李廣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其燕太子丹者也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太平御覽 卷一百七十五 二

戶侯豈足道哉
又曰劇孟洛陽人也以任俠顯吳楚反時條陳爲大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若不得以資敵國

又曰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赴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圖書故也

後漢書景丹傳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又馬武傳論曰中央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知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智能之志士也

又曰賈復傳曰世祖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

又曰馮異大破赤眉于郁光武璽書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灑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

又曰耿秉能說司馬兵法尤能將帥之畧

又曰馮異字公孫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

避道東觀記續漢書曰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詣營之旨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進

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

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袁松書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軍士皆言

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七十五

又鄧禹傳云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

殘滅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尅而師行有紀紀綱也言有條貫而

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以千數衆者百萬禹所

止輒停車住節住威作生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垂髮

父老由是名震關西帝嘉之

又曰竇融以兄弟上書求代詔上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

手耳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

曉人意勉循士人莫善離部曲

又曰諸將每論功自伐賈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

我自知之

又曰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遐出號名將

又曰馮鵬字馮卿巴郡宕渠人也長沙蠻寇益揚荆南皆沒于是拜鵬爲車騎將軍長沙進擊武陵蠻溪荆川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師推功于從事中郎東觀漢記曰上自征隗囂至漆諸侯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馬援因說隗囂將帥土崩之兵勢進必破之狀于上前聚米爲山指畫囂衆大潰

又曰吳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退初無片言自伐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又曰吳漢常屬吏士治兵事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曰方修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諸葛亮斜谷出軍至武功司馬宣王禦之亮挑戰太平御覽 卷一百七十五 四

宣王不出亮遣之婦人中綱宣王怒表請決戰天子不避遣辛毗杖節立于軍門以制之會亮病卒歸宣王不敢追之而退百姓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宣王案行亮營壘處曰天下奇才也

又曰趙典字曼成好學問貴儒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若不及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至彰曰好爲將

又曰劉曄謂太祖曰諸葛亮明于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旣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人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

習冀之曰汝大必爲將遂口授兵法數萬言

蜀志曰鄧芝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資仰于官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之日家無餘財

又曰關羽字雲長亡命奔涿先主于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

晉書曰應詹遷南平太守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蜀賊杜疇作亂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嘆之

又曰周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謙虛未嘗論功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功勳卿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五五
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

又曰蘇俊平論功顧衆推功于蔡謨衆唱謨謨言非己之力俱互相讓論者美之

又曰符堅衆號百萬次于淝水謝玄入問計謝安無懼色方與玄圍棋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破堅驛書至謝安對客圍棋看書便擲放牀上了無喜色客問徐峇小兒輩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展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也

又曰帝謂紀瞻曰卿雖疾病爲朕臥獲六軍所益多矣又羊祜傳曰吳人寇弋陽江夏畧戶口詔遣侍臣移書

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聞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署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

又曰羊祜寢疾求入朝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含之若孫皓不幸而沒賢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五

六

爲後患乎華深讚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臥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又曰毛穆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使假節鎮姑熟穆之以戍爲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

又曰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八方之樊噲桓

溫以爲恭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又曰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

子寶晉紀曰文淑字次壽小名奮有武力籌策楊休胡烈爲虜所害武帝西憂遣淑出征所向摧靡秦涼遂平名震天下爲東夷校尉姿器膂力萬人之雄

慕容盛載紀曰尙書左僕射領中軍熙從征句驪契丹皆勇過諸將

又曰黃甫真字楚季弱冠以高才隨慕容平攻鄴都珍貨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五

七

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骨籍而已

二石僞事曰郭權降石虎虎問權曰卿若得吾者當殺不權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虎曰卿健將也因與共言事

崔鴻前燕錄曰張蛙本姓弓上黨人也膂力過人能曳牛走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終爲名將所在有殊功世稱勁羌張蛙皆萬人敵也

宋書曰姚泓屯軍長城下王鎮惡撫慰士卒及以身先士卒騰躍爭先泓衆一時奔潰泓妻生歸高祖降將至京鎮惡于霸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

曰卿皆學馮異耶

又曰桓立云劉毅勇冠三軍當今實爲無敵

又曰劉順幢主樊憎愛冠勇三軍軍中皆懼

齊書曰曹景宗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尅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

又曰桓崇祖初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驛至上語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其人也進爲都督

梁書曰馮道根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監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尙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五

八

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梁后畧曰陸納其分衆輕舸掩襲巴陵晨至城下驃騎始命諸將會議乃出自壘門坐胡以望之賊乘水來攻矢下如雨人情騷擾莫不震懼而驃騎方食甘蔗曾無遽色

又曰齊遣其將竇太赴潼關太祖將襲秦衆咸難之太祖問策于宇文深深對曰竇氏懼之驍將也懼每伏之以爲禦侮

北齊書曰劉豐本出河間樂城豐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辨好說兵事

又曰辛術字懷哲隴西狄道人也清儉寡欲及平楚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不犯唯收典籍多是晉宋齊梁時佳本

鳩集萬有餘卷二百七十五終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五

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五終

兵部七

良將下

后周書曰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旣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池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積蓄

又曰元定有勇畧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又曰蔡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六

一

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耶言訖大笑穆卽申公後皆如其言

又曰王羆爲華州刺史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專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在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性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阿皆此類也

又曰劉亮本名道德累遷左大都督從擒竇太復宏農與沙苑之后並力戰無功遷車騎大將軍開封府長廣公亮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并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謂

之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
陳氏出爲東州刺史卒喪還京師太祖親臨之泣而謂人
曰股肱喪矣服心何寄

又曰王傑本名文達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
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
太過耳後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
曰隆賞賜加于倫等于是賜姓宇文代

又曰于謹平江陵還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賞歡謹奴婢
一千口及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謹自以久當權望隆
位功名既定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
太祖識其意乃曰今臣猶未平公豈得使爾獨善遂不受
又曰蔡祐字承先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
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嘆之嘗
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敘其見知如此

三國典畧曰周高琳每征戰勇冠諸軍太祖謂之曰公卽
我之韓白也

又曰胡僧祐爲梁名將常以鼓吹置于齋中恒坐對之以
自娛玩或諫之曰公名望隆重朝野具瞻此是羽儀可自
居外僧祐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

又曰北齊斛律金宇河六敦朔州敕部人光祿大夫郝瓌
之子世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
地知軍度遠近神武戒丈襄曰有讒此人者勿信之文宣

嘗與金宴射親特稍走馬以擬金胷者三金堅不動賜帛千疋因過其宅置酒作樂

北史曰隋文帝嘗從容命高穎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穎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又曰周將王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

又曰韓果從平寶泰于潼關用文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珠金帶一腰

隋書曰李密父寬驍勇善戰韜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七十六

三

又曰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

又曰宇文忻每參帷幄出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賜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忻法也其見推服如此

又曰薛世雄性廉謹凡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羣臣曰吾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否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吾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于是超拜右衛衛將軍

又曰楊玄感欲立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尙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于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于是賚賜千段禮遇益隆又曰突厥入朝上賜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以當此于是命弼再拜而呪曰若赤心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唐書曰劉闡爲寶建德將奇兵東西揜襲多所克獲每臨危難而色不變軍中號爲神勇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六

四

又曰屈突通平薛仁杲之際寶物山積諸將爭取通一無所犯高祖聞之曰通清正奉國著于始終名下定不虛也賜金銀六百兩雜彩千段

又曰右武侯將軍張士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蒙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無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嘗聞其語未親其實于公方見之矣

又曰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與宇文文化及分統士馬上宿于章武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三將軍處宇文士及營內使者志玄閉門不內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嘆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焉

又曰霍王元範高祖第十四子也母曰張美人元範少善騎射初爲吳王時嘗從太宗遊獵遇羣獸命射之矢不虛發獸無遺者太宗撫其背曰汝才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安乎

又曰王君廓統兵經略東都王世充將郭士行許羅漢前后入掠君廓輒擊退之拜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擊衆未之前聞非惟驍勇絕人亦足以顯卿忠節也

又曰突厥入寇王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十五匹高祖聞而大悅徵之入朝賜與御馬合殿廷乘之而出又謂侍臣曰吾聞蘭相如叱秦王目皆出血君廓往擊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七十六

及五

建德將出戰徐勣遏之君廓憤發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領幽州

又曰高宗時吐蕃陷安西四鎮長壽初蕃軍逼安西府則天令威武軍總管王孝傑將軍阿史那忠節等率師拒之孝傑至安西合戰屢捷大破蕃軍收復龜茲于闐疎勒碎磔四鎮而還則天大悅謂侍臣曰昔貞觀年中俱統得此蕃城其后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旣復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茲功效盡忠欵誠遂能裹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足可嘉遷左衛大將軍

又曰薛仁貴擊九姓突厥于天山軍將發高宗出甲令仁

貴射之射穿九重九姓衆十餘萬令驍健十人逆來挑戰
仁貴發三箭中三人其餘下馬請降並坑之更就磧北安
撫餘衆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

關

又曰劉仁軌顯慶四年出爲青州刺史五年大軍征遼令
仁軌監統水軍以后期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效尋檢校
帶方州刺史兼熊健道行軍長史仍別領水軍二萬襲破
倭賊萬餘于白波虜獲般艦四百餘艘倭及耽羅等國皆
遣使詣仁貴請降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
此翁耳乃于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荅曰
擬削平遼海願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果以軍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七十六

六

功顯正除帶方州刺史

又曰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時安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
落強盛歛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
振立于帳前與烏勒質言議須臾雪深風冷元振未嘗移
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

又曰李晟臨洮人也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嘗爲禪將晟
數歲而孤事母孝聞少雄烈有材力善騎射年十八從軍
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番有驍
將乘城拒鬪頗多殺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乃
引弓一發而斃三軍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
人之敵也

又曰貞元五年九月馬燧與太尉晟召見於延英殿上喜其有大勳力皆畧形於凌烟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于地上親起之

又曰王栖耀性謹厚善騎射始起兵涉寇境太深遇遊騎四合百步內立表俾之環視發必破的虜相顧恐懼徐而解去嘗獵于會稽山中有逸林白額獸卒起草中應弦而斃在蘇州嘗與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霽日先一箭射空再發貫之江東文士自梁肅已下歌詠焉

又曰李愬既執送吳元濟裴度建彰父軍節擁降卒萬餘人次入焉李愬具臺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六

七

謁衆聳觀焉明日愬以師還文成柵度乃視節度使觀察及刺史事蔡人大悅

又曰李光顏爲河東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后隨高崇文平蜀舉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授兼御史大夫時兄光進官亦至兼御史大夫軍中號曰大大夫小大夫

國語周書曰邵公告單公曰吾有三伐勇而有禮返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趨禮也能獲鄭伯而捨之仁也

老子曰以道左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河上公注云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

六韜曰兵入殷郊見太公曰是吾新君也而商容曰非也其人虎據而鷹峙威怒自副見利欲發進不顧前后見武王曰是新君也見敵不怒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紫髯將軍長上短下誰也
荅曰是孫會稽

會稽典錄曰張立之爲人剛毅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爾不念詩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

荊州記曰鄧還襄陽人也勇力絕人歷位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名將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六

九

袁子世說曰呂布之破也太祖給衆官軍乘便取軍中物唯所欲衆人皆重載唯袁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

劉向新序曰孫武樂毅之徒皆前世之賢將也久遠深奧其事難知至于吳漢近時人耳起于敗馬立爲良將垂名竹帛天下歸德此可慕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七

兵部八

儒將

左傳曰晉侯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說禮樂而敦

詩書乃使卻縠將中軍

漢書曰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將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涉

大義讀史書

後漢書曰馬援閑於進退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

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

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

所謀未嘗不用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七

十一

又曰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又曰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

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復知帝

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

並剽甲兵敦儒術

凡剽下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曰賈復闔門養威重授易經知大義

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吳書曰魯肅為人方巖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

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中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屬文

辭思度宏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

晉書曰書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帥

之列

又曰劉毅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毅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

又載記曰石勒雅好文學雖軍旅中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議論古帝王善惡朝貧儒士聽者莫不美焉嘗使人讀漢史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后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畱候諫曰賴有此耳

宋書曰沈慶之嘗對上爲詩令僕射顏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聿得逢時運昌老朽助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代何愧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七

二一

梁書曰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光宴飲因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時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忻然不已約及朝賀驚嗟竟曰詔令上吏

壯史曰周文帝宴羣公卿士仍賦詩言高琳詩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獫狁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后魏書曰韋或爲東豫州刺史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輿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

習武焉境內清肅還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爲長史
拜通直散騎常侍

又曰征虜將軍劉澡涉獵羣籍美談吟善與人交飲酒至

一石不亂

後周書曰宇文顥和性矜嚴頗涉經史齊力絕人彎弓數

百斤能左右馳射

又曰賀拔勝長於喪亂之中尤攻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

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

平常真大勇也自居任始愛墳儒籍乃招引文儒討倫義理

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隨兵仗及書千餘卷

隋書賀若弼傳曰高祖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顥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七

日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

於是拜弼爲吳郡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爲已任

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

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

以寶刀

又周羅暎傳曰初仕陳爲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

席陳王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尙

書孔範對曰周羅暎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自是益見親禮

又于仲傳曰文討高麗大破之至鳴綠水高麗將乙支文

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

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尙書左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遣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旣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

唐書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傳反單于管內二十四州並叛應之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賊衆掠其糧車兵多餓死由是大敗朝廷憂之于是以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軍三十萬行儉行至朔州知賊掠嗣業糧運得勝遂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又以羸兵數百援車兼伏精兵以待虜見糧車果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七

四

大至羸兵纔鬪棄車而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虜騎擒戮殆盡自是續遣糧車無敢近之者及軍至頻戰皆捷行儉終擒温傳盡平突厥餘黨

又曰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有詔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爲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天授初累授金吾將軍兼檢校豐州都督則天降書勞之曰卿受婁北陲總司軍在往還靈夏校檢屯田牧率旣多京坻遠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勞軍及北鎮兵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覽以嘉尙欣悅良深召拜夏官侍郎判尙書事明年同

又曰婁師德頗有學術器量寬洪喜怒不形于色自專綜邊任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常危亂之際族滅者相繼師德出將入相能以功始終識者多之

又曰永徽中薛仁貴平百濟高宗令別將攝帶方州刺史劉仁軌留兵鎮守詔仁貴班師還高宗勞問之曰卿在東滅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非臣所能皆劉仁軌之所爲也帝深加嘆賞超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仁貴初平百濟合境凋殘殭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校計戶口處置官長開通道路整理村落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大_三御覽 卷二百七十七 五

生業仁軌位至中書令

又曰御史大夫唐休璟有文武杖幹貞觀元年爲隴右大貨大破吐蕃大將麴莽支于涼州洪源谷凡六戰六捷破虜築京觀而還後吐蕃使來朝嘗因侍宴蕃使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今願識之則天大加嘆異休璟尤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陵厥與蕃諸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阻表疏相繼則天召休璟與諸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華奏便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諸兵應接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之曰恨用卿晚

乃遷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謂魏元忠曰休璟請
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又曰宰相張說出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
開元九年胡賊康待兵據長泉鎮叛與黨項連結攻陷蘭
池等六胡州詔說與朔方軍大使王峻合勢進討賊攻銀
城連谷以據倉糧說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
追至駱駝偃胡及黨項自相疑貳乃散說招集黨項復共
居業副使史憲請盡誅黨項說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
盡誅之是逆天道因奏置麟川安置黨項餘衆其年說自
兵部尚書同率平章事十年又敕說爲朔方軍節度大使
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降胡康願子自立爲可汗舉兵掠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七

六

監收馬西河涉出塞說收兵討而擒之以獻徙其家屬於
木盤山其黨悉平獲男女三千人於是移河曲六胡州殘
胡五萬餘口配之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
地先是緣邊鎮兵常六十萬說以邊寇漸平奏罷二十餘
萬勒還農畝玄宗頗以爲疑說奏曰臣久在疆場具悉邊
事禦敵制勝不在多驅閑冗陛下若以爲疑臣請闔門百
口保之以陛下之明四夷畏服必不慮減兵而招寇也立
宗從之時當蕃衛士寢以貧弱逃亡畧盡說建策請一切
罷之別召募強壯合其宿衛不簡色役復爲條例逋逃者
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人分擊諸衛曠
騎是也

又曰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柳公綽以鄂兵五千
隸安州刺史李聽率所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
知兵耶卽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瀆江直抵
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韃負
號督豈非謂兵事卽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
攝乎以公各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
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惟公所命耶署聽爲鄂岳
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馬步都虞侯三牒授之乃選
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
威如出麾下其出權制變爲當時所稱入爲刑部尙書出
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代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七

七

畏憚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安置於雲朔塞下治
廢柵十一募兵三千合沙池屯守由是遂無患邊

又曰元和十二年憲宗召宰臣議兵曰王師伐蔡首尾三
年雖健奏頻來窳窳未殄度支供饋其何以濟李逢吉崔
羣王涯各有對奏多言罷兵爲便唯裴度不言利害議曰
臣請身自往行營督戰明日延英殿復對宰臣俱退上獨
止度謂之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度頓首流首而奏曰臣嘗
不與此賊俱全上亦爲之感慟度奏曰賊已力困但諸將
心不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遂欲加度招討使度奏曰韓
弘已爲都統臣不欲授招討之名但奉使卽得乃下詔以

度爲彰義軍節度蔡申光觀察等使仍淮西行 宣慰處

置使其年八月一日度發京師仍賜禁軍三百爲衛兵憲
宗御通化門餞軍度銜涕辭天以郾城爲蔡州應度傳上
慰勞之青盼督戰陣卒伍立功卽時論賞諸將奮勵無敢
退畱至十月十一日拔蔡州擒吳元濟仗節而還

又曰元和中以裴度征淮西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
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闔而出所以同君臣之
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汙
俗弔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
剪其類何獸困而猶鬪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遙聽鼓鼙
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茲戎旆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飛騎尉賜金魚袋裴度爲時降生協朕夢上精辦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七

八

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畧有定司其
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于
上玄棟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
鉞所以重其命爾其宜布清問恢壯猷感勵連營蕩平多
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况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
史冊書勲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于凶逆歸
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爲師率實
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宐往欽哉無越命

唐書曰大尉李光弼御軍嚴峻而有禮士卒望風畏憚乾
元中郭子儀會九節度使之師不利於相州詔以光弼代
子儀爲河北副元帥子儀寬恕朔方將士多不奉法時僕

固懷恩引回詔內助累立戰功將帥多假借之及光弼統師懷恩爲右廂都知兵馬使光弼出關會諸軍于汜水左廂都知兵馬使張用濟後至斬於纛下懷恩見而憚之不敢惕息光弼在河陽令懷恩攻泰清于懷州官軍頻不利光弼怒將斬之懷恩出奇爲地道偷得賊號詐傳號令賊軍大亂遂拔懷州擒泰清而還光弼捨之泰清妻有美色城破被俘泰清求之光弼卽命還泰清議者稱自艱難以來唯光弼行軍理戎沉毅有籌畧將帥中第一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七

九

又曰元和中以臨涇縣爲行源州遂命鎮將我不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允蔡觀察等使仍光淮西宣慰招討處置等使詔出度以韓宏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祇稱宣慰者置使又以此行旣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爲革其志又以宏己爲都統請改更張瑟瑟爲近輟樞軸請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筭皆從之

兵部九

邊將

史記曰李牧爲趙將居鴈門備匈奴日擊牛饗士謹烽火多間諜敢有捕虜者斬王以爲怯代之匈奴數來復使牛將牧曰如前乃敢奉命王許諾數歲終無所得後選百金之士五萬穀弦者十萬大破匈奴

又曰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

音昂

帝以問馮

唐安得廉頗李牧爲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跪而推轂曰闢以內者寡人制之闢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八

一

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能得盡智能選車千山三百乘穀騎萬三千四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東破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迂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破兵士壯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嚮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

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所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

且雲中守魏尚座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
罰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悅是
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
尉

又曰武帝以李廣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
不識故與廣俱嘗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
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束文藉事然
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
吏理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
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
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八

二

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若程
不識

漢書曰晁錯上言兵事曰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製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
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
將不可不擇也

又曰趙充國奏曰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妻子
其他種中涉河而來爲寇是臣之愚計所度虜且必瓦解
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

又曰張安世長子千秋爲中郎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支
擊烏程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陣方畧山川形勢千秋

曰對兵事画地成圖無所忘失

後漢書曰竇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

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依准也去史一人千

石掾屬二十九人分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

漢有南北軍中候一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

中典之及曰扶風郡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亂三

輔將兵衛護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各將四千騎及南

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

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

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柁陽塞

柁陽在五原柁音固皆會涿郡山憲分遣副校尉間盤司馬耿夔

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爲姓匈奴貴種

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

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匈奴中海名

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

是温犢須日逐温吾夫渠王抑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

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

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又曰馬援討五溪蠻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舊音字密

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壺頭山名也冷在辰州沅陵東武陵縣

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固名壺頭山也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名屬武陵郡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充道援以爲棄充音昌克反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八

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也搯持充賊事破以事上之

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

暑甚士卒多疾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室也賊每升險鼓操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

又曰初馬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乎陵人孟冀有計

謀於坐賀援謂之曰吾有望子善言反同衆人耶昔伏波

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爲

交趾九直曰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

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溪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

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八 四

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

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又曰鄧訓卒官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

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

自割又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

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在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史執不聽

以狀白校尉徐儁儁歎息曰此義也儁音於建反乃釋之遂家家

爲訓立嗣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

又曰竇固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

符傳以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節度也固遂破白山降

車師

又曰祭彤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遣名也

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漪麗高

句驪之屬遂絡繹獻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

偏何邑落諸家並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

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即擊

匈奴左伊佚訾部斬首三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

攻輒送首級既卒焉桓鮮卑人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

嘗過家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

焉

又曰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

月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一 五

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

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笮謂壓也恭仰天歎曰昔貳師將軍

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為號

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

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

又曰光武至薊門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耿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

人寵南陽宛人也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都控弦萬騎邯鄲

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

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

也

也

又曰耿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庭於金微山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謂嘗至也

又曰班超在疏勒將還中國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心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乃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諫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

尉頭國居尉頭國去長安六千八百五十里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南超捕

斬反者擊破尉頭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八

六

又曰段熲破羌窮山深谷之中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騾驢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

又曰張煥前度遼與段熲爭擊羌意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欲逐煥歸燉煌將害之煥憂懼奏記謝曰小人不得明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

又郭梁字公文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畧克曉邊事有名北方

又曰劉焉傳曰拜張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其貢

獻

謝承後漢書曰臧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討賊功拜議郎遷京師見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類

晏具答悉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過此

東觀漢記曰黃香爲尙書曉習邊事每行軍調度動得事理上知其勤數加賞賜

魏志曰母丘儉字仲恭有幹策爲幽州刺史渡遼將軍儉以高句驪數叛師軍出玄菟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三萬

送軍汶上大戰宮連破走遂東馬懸車登九都山斬獲首虜以千數玄菟太守王頎過汶沮千餘里至肅慎界刻石

記功刊九都之山

吳志曰孫歆字公禮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悅曰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八

七

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此

後魏書曰韋珍高祖初蠻首桓誕歸欵以爲東荊州刺史合珍爲使與誕招慰諸蠻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

柏山窮臨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附降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卽是民人父母豈有

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

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霸城子

又曰李崇行梁州刺史時巴氏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荊

州刺史鎮上落敕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辭曰邊人失和

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

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

北周書曰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時嘗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一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隋書曰帝以薛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啟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啟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度大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八

八

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畱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

唐書曰馬總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畧使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一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跡

又曰范希朝鎮振武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馳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橫

又柳公綽傳曰太和四年復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畱守河南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

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
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逆之暢及界
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脩好之意暢感義
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
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陜北有沙陁部洛自九姓六州
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置抵雲朔塞下治
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
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陁感之深得其
効

梁吳均邊城將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銜雁門
石氣振武安瓦玉標丹霞飲金絡艷光馬高旗入漢飛長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八
九
鞭歷地寫

兵部十

威名

信義

威名

史記曰李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界

漢書曰郅都爲雁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境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爲偶人像都令騎馳射之莫能中者其見憚如此

後漢書公孫瓚傳曰瓚字伯珪遼西合支人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九

一

人逆擊于東光南大破之

東光今滄州縣

斬首三萬餘級賊棄輜

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囚其半濟薄之賊復大敗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

又曰瓚爲降虜校尉討烏桓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聲憚其勇莫敢抗犯

又曰瓚征烏桓嘗與善騎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

外

又曰承宮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數自
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
宜選有威容者

續漢書承宮傳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醜陋形狀不
如選長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又曰武帝續音引字伯升世祖之長兄也慷慨有大節進圍

宛城中自號天柱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死長安
中宮署及天下卿亭皆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

東觀漢記曰耿秉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
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喉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事卒
皆樂爲死匈奴聞秉卒舉國號泣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九

一一

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使弓馬膂力過人人號爲飛將

又曰龐德所領南屯樊討關羽曰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
我親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謂之白馬將

又曰張遼爲孫雄所圍遼潰圍出復入雄衆破走由是威
震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以遼恐之

晉書曰鄧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桓引以
爲參將數郡號爲名將

宋書曰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爲名及
長坳胡道單呼爲胡出身郡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王討
伐諸蠻事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小兒啼語之曰劉胡來便

止

又曰沈慶之伐馮北諸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
慶之忠頭風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後魏書曰李崇深沉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揚州凡經十
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

憚之

後周書曰韓果從大軍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險阻入迹罕
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太
祖聞之歎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又曰蔡祐與齊神武遇戰于邙山祐時着明光鐵鎧所向
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鉄猛獸也皆遠避之

又曰裴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九

三

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揜蔽消息倏
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常戒其
所部曰但好鎖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

又曰怡峯字景阜遼東人也從役征以驍勇聞當時號爲
驍將

又曰梁武勅蕭續曰賀拔勝北間騎將汝其慎之

唐書郝玼傳曰玼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曰
臨當畜息蕃戎每爲寇白其帥願以城控之涇草木豐茂
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
前帥不從及段佐節制涇原深然其策乃表請城之故詔
玼鎮其北自是西戎無敢犯涇者玼自行間前無強敵在

邊上三十年生得番人輒剽剔而歸其屍番人畏之如神
下令得玳者賞之以等身金番中小兒啼號者但連呼玳
玳以怖之

又曰張萬福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畱宿衛李正己反將
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洶口江淮進奏船千餘隻泊渦下
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
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
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慰遣之萬福馳至
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舡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
道船繼進

吳越春秋曰吳公子慶忌兵王獠子也勇健爲人所聞筋
力果勁萬人之敵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九

四

世說曰桓石虎小字鎮惡常從征枋頭車騎冲沒左右莫
能先救宣武問汝叔落賊汝知否虎聞氣甚奮策馬於萬
衆中置冲還三軍歎服河朔遂以其威時有患瘡者怖之
多愈因斷瘡焉

燉煌實錄曰宋質直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卽止虜相詭
曰使汝行逢宋都督

信義

左傳曰曹衛告絕于楚子王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自以
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
老豈有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

重耳 遷楚 楚成 王有闕送之惠 退三舍避

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卷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以退三舍為報

又曰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

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三舍而原降

又曰晉將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曰成之別名鼓人或請以城

叛吳曰吾聞諸叔向日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適過

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

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

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

多使鼓人殺叛人下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

民見曰猶有食色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動民而頓兵何以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九 五

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

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也賈音古完戶官反賈怠無卒卒棄舊不祥鼓

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德義不爽爽好惡不愆城可

獲而民知義所坤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

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史記曰秦末天下兵起范增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

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日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後楚而自立其勢不

長今君起江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

能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為懷王以從民欲

也

又曰漢楚相持之際項羽擊陳畱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下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今之舍人兒也以其幼弱故孫其父也

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

音強

其兩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其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死救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又曰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請發喪漢王從之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王放弑義帝于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發國內兵收三河已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于是諸侯多太平徇覽

卷二百七十九

六

從之

後漢書曰更始初光武爲肅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封其渠帥爲侯侯降者猶不安光武知其意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刑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肅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投死降言敬也

由是皆服

蜀志曰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諸軍勁卒四十餘萬向劍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下兵者八千時魏君始陣翻兵適交叅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制控權停下兵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其妻以企踵而計日乃勅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逗留一戰往者憤踊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

拔忍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宣王一戰大剋此之由也

吳志曰孫皎嘗遣兵侯魏獲魏邊將使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也

晉書羊祜傳曰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祜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待衛者不過十數人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取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曰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九 七

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畧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祥邵顛等來降吳二兒之父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尙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尙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境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于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

疑士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獲見于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卽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無傷也

又曰劉道規爲荊州刺史桓立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二寇變逼久絕都邑之間荆楚旣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軍頗有去就之志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莫咸憚服莫有去者

又曰劉裕爲將北伐後秦姚泓鴻安反以檀道濟爲前鋒至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九

八

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在今日皆釋而遣之于是戎狄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

崔鴻後燕錄曰遣將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克之將盡以其人爲軍實副將酈範酈音也曰齊四履之地號爲東秦不

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無濡澤連城有懷二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次合肥白曜將功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諭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也

北史曰西魏將王羆之守華州也

涇郡

西魏師與東魏師

戰河橋不利東魏卒趙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羆受委於此以死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後魏書曰李為爲荊州刺史輕將數十騎到上洛宜詔綏慰當卽帖然尋勒邊城掠得蕭頤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之口二百許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

隋書曰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尙討之光仕率勁兵保白石洞法尙捕得其弟光畧光度大獲家口其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九

九

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尙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士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尙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光仕大潰追斬之

唐書曰武德中李靖旣克江陵降蕭銑時諸將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旣重請藉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在弔代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于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宏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藉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于是遂止江漢之城聞之莫不爭下

又曰裴度旣平淮西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

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鬪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卽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卽時平定

又曰李愬襲蔡州旣獲李祐解其縛而客禮之愬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義亦降將也本名憲致之軍中多以諫愬愬益親祐始募感死者三十人以爲突將愬自教習之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所在陂澤潰溢不可行營諸軍皆以愬不殺祐爲言簡牒日至且言得賊

謀者具言其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何爾我一身而見奪於衆口愬亦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之矣乃械祐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佑則無以成功者比至京師詔釋以還愬愬喜甚署爲散兵馬使授佩双巡警或使以入愬帳中言事愬因畱對舉酒往往達旦竊聽者時聞祐涕泣聲尋署爲六院兵馬使

說苑曰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肯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士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衆人悅

莊子曰世南宜掩弄丸而家之難解孫叔敖乘用而郢入

投兵曰宜像善弄力白公禘之弄丸如故孫叔敖乘羽之舞郢人無所政故投兵

韓詩外傳曰簡子薨未葬中年叛葬五日與師攻之圍未
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葉子擊金而退之曰吾聞君子不乘
人于利不阨人於險使脩其城然後攻之中年聞其義請
降

呂氏春秋曰夏侯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曰戰而不勝
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處不重席食不二味琴瑟不
脩女子不飾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太平御覽

卷二百七十九

士



人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十九終

吳興陳杰分校

撫士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思不可專用罰獨不可如驕子不可用也

軍讖曰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故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曰禮者士之所歸也賞者士之所死也昭其所歸視其所死故曰禮有後悔則士不歸賞而後悔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進矣

左傳曰冬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

一

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

拊撫慰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纊綿也大言悅以忌寒

又曰聲子詰楚謂合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為謀主彭城

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

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擇蒐闕

秣馬蓐食師陣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

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

諸宋楚失東夷子莘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史記曰楚人有饋一箠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

流而飲之三軍皆醉

又曰趙括為將母上書曰始妾事其父王所賞賜者盡與

軍吏今括一日為將所賜金視便田宅買之父子異心不

可用王不聽遂請曰有所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

又曰吳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暑不張蓋分勞勞若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

又曰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地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使使

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

大謂橫謂徒屬

不

來且發兵加誅焉乃與其客二人乘詣洛陽至戶鄉廐置之驛馬之所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目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祖以王者禮葬橫旣葬二客穿其塚旁皆自剄尙五百人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

一一

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漢書曰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土卒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也

又曰竇嬰拜大將軍賜金千觔嬰以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

又曰司馬遷與任少卿書曰愚以爲李陵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無以過也

又曰爰盎字絲其爲郎中以數上諫爲隴西都尉仁而愛士士卒皆爲致死

後漢書曰桓帝以段熲爲破羌將軍每行軍亡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爲裏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爲死戰

又曰皇甫規延熹中爲中郎將持節監討陵吾等羌倉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又曰皇甫嵩平黃巾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慢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嵩乃嘗食吏有因事受賄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

又曰馬援討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

又曰董卓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疋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乃悉分吏兵無所留

又曰王霸常與臧宮傳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有死者脫衣以飲之傷躬親以養之

又曰光武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以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又曰耿恭在疏勒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士寒服又袁紹攻臧洪糧盡主簿啟內厨米三斗稍爲餽粥洪

曰何能獨此耶使爲薄粥遍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魏曰曹公令曰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

故能濟大功永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

魏志曹真傳曰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賜頒賜士卒皆願爲用

又曰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世擅權遂舉兵稱佐輔魏室爲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其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爲刃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致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

既不能赴又束手于敵吾弗取也乃免曹胃陣而死

吳志曰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舉篤義先是陳留濮陽逸沛郡朱篡廣陵袁廸等皆簞食有志就瑁處遊瑁割少分甘與共豐約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

四

蜀志曰鄧艾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信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素儉終不治私妻子不勉飢寒

晉書曰祖逖居丹徒之京口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慰撫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解救之談者以此少逖然亦自若也

又曰祖逖據太丘樊雅攻之陳留太守陳川使李顯救之顯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李顯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顯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

又載記曰劉曜將陳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

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
養將士同心肝驍驄父馬鐵瑕鞞七尺大刀奮如滯丈八
蛇矛左右般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矢蛇矛棄我驍
驄竄幽岩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
奈予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又曰段灼追理鄧艾表曰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
卒破膽將吏同氣倉庫虛空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強兵以
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
統萬衆而身不避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

又曰周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
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晉衆皆爲致死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

五

續晉陽秋曰盧循爲廣州州無麴每得分餉未周遍文武
則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
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

北齊書曰蘭陵武王長恭其爲將也躬勤細事每得甘美
乃至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又曰趙郡王琛薨子叡嗣爲定州刺史詔領山東兵數萬
監築長城于時盛夏未有冰每歲歲藏冰長史宗欽道以
叡冒犯暑熱遂遣與冰追送正值日中火救叡乃對之歎
息云三軍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遂至消液竟不

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

後魏書曰司馬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疾果自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後周書曰侯莫陳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選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帶賜之
又曰史寧爲涼州刺史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卽以所服冠履衣被之弓箭甲隋等物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 六

也
又曰武帝勝齊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人二千入班賜將士

又曰武帝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精教習至於治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而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

又曰武帝善於撫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

又曰太祖平侯莫陳銳整兵入上邽收銳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甕太祖知而罪

之創剖賜將士衆悅

又曰武帝大舉伐齊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橋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萬人置陣東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此塹列陣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人便逐北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齊衆大潰

隋書曰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還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剋王充幕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剋捷必歸功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

七

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

又曰煬帝在藩時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濡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

唐書曰王世充未平太祖奏請圍東都高祖謂使人宇文士及曰歸報爾王今取東都者止欲兵甲休息耳破城之日其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有者悉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賜將士

又曰貞觀中太祖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祖招至床前問其疾苦仍敕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

之忘疾師次曰岩城將軍李思廉中弩矢太祖親爲之吮
血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廻行次柳城詔集戰亡人骸
骨設太牢以祭之太祖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
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又曰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
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
士於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死者
又曰秦叔寶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高祖
遣使賜以金瓶而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投於我又立功
効朕肉可爲卿用者當割以賜卿况子女玉帛乎鄉當勉
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

八

兵部一十一

撫士下

唐書曰太宗征遼車駕次遼澤下詔曰日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歎掩骼之義抑惟先典其令並收葬之

又曰建中十年田悅攻臨淄守將張佐以軍士連戰已苦府藏已竭私產亦罄而賞之不周乃飾其愛女出示於眾曰室家所有一女而已請沽而給焉軍中感之曰願以一死鬪不敢言賞遂大破之

又曰馬燧旣敗田悅以功加右僕射先戰燧誓於軍中戰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一

一

勝請以家財行賞旣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上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其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又曰李晟以神策軍討朱泚時神策軍家屬多陷於泚晟家妻子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間曰使人至晟軍則晟小吏王無忌之壻也因無忌以謁晟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以此誘晟晟怒曰爾敢爲賊傳命耶立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亦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皆涕流感悅卒無離畔者于是軍士皆角力馳騎超躡爲戲晟知可用

又曰德宗在梁州山南地偏及夏尤熱將士未給春服上

亦御祿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將士從我者冬服未
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無不感涕至五月諸道財
賦稍至先令給將士衣服而後御衫

又曰李光顏爲陳許節度使會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
獨當一面而光顏性忠義善撫養士卒士卒樂爲用每戰
甚言及賊將鄧懷金以鄆城兵三千人請降光顏益堅平
賊之志時韓宏爲汴帥驕矜倔強常恃賊勢索朝廷姑息
且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
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王衣服
之具計費凡數百萬命使者遺送光顏冀光顏一見悅惑
而怠于軍政也使者卽賫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德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一

一一

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

光顏曰令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
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
皆驚光顏乃于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
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深恩誓不與逆
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
獨以女色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
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謂使者
曰爲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明日
遂大戰兵士無不一當百終殄蔡孽光顏功最居多

又曰令狐楚爲汴州刺史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後韓宏

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于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爲牙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轡弓解甲用爲前驅卒不敢亂及蒞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爲治去其太甚軍民咸悅翕然從化後竟爲善地

又曰柳公綽鎮鄂州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公綽請討之鄂軍旣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康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於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克捷

又曰鄭從讜爲北都留守舊府城都虞候張彥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陁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鎗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搜索其魁誅之知彥球意善有方畧召之開喻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

又曰烏重胤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在立功未嘗矜代而善待寮佐體分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歿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重胤古之良將無以加也

三國典略曰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賞戮人軍士未安終不入幕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果精徧分麾下號令不過數句言皆切要每戰居險爲士卒先有士卒中壘親

嘗其吐三軍感之樂爲致命

戰國策曰魏以吳起爲將與士卒敢下者同衣食臥不設
席行不騎乘親羸糧與士卒分勞羸音盈卒有病疽者無起

爲吮疽余卒切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

其疽何哭矣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
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

是擊秦拔其五城

吳氏春秋曰勾踐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必致死於吳
有酒流之江與人同有甘肥不分不敢食

又曰昔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矢而野人取之駟驅
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襄兩在邊繆公自往來焉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

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駮馬之肉不還飲酒余恐傷汝也編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一

飲而去之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還繆公之車矣晉

樂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右奮役而擊

繆公其甲之標者已六扎矣玩者配潰也文有所失也野人之嘗食馬

肉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聞於車下遂大克晉反

獲惠公以歸此詩所謂子正以行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

力人主胡可不務行德愛人行德人則民親其上皆樂爲

其死

符子曰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唯飲一鐘蹇叔曰

一木可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

三畧曰夫將之爲師者必同滋味共安危人有遣一簞之

醪者使投諸河合士衆向流而挹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

一河然而三軍之士思爲之死者何也以滋味及己也

又曰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崇高也祿廩食也崇禮則賢士

至重祿則我士輕死賢士至謂若謙禮郭隗而樂毅之徒鱗集也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又曰長將之統軍也恕已活人推惠施惠力士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淮南子曰古人善之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陰陽不乘上陵必下所以濟勞佚也軍食熱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戰合必立夫射之所及所以同其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之于死也民之所以望於主者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一 五

責而失其三望國雖大兵猶且弱也

又曰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之

事後必賞死事其軍事死其後子孫也四者旣信於民矣主離射雲中

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竿敦六博敦致也投高齋

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力也

又曰上視下如子則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事上

如兄夫上視下如子則必四海事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爲之死是

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聞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

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子孫不能以應敵

孫子名武吳王闕周之將也

故內修其政以積其

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俟以知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

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曰不權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一

六

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於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濺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又曰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七日急且降平原君患之甚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宮之後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

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徧于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于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于王因問其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粟而食之又問曰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梁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內使數之曰子不聞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糒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嗑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粟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一

七

兵部十三

機畧一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其不備故善出奇

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

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聞也色不過五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以喻奇正無窮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

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故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鷲鳥之擊至於毀折者節也發起討擊敵之是以善戰者其勢險

險猶疾也其節短也近也勢如彊弩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紛紛紜紜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八十二

闐亂而不可亂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渾渾沌沌七形圓而不可

敗也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

左傳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施先與

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

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

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伯晉大夫中行伯獻子

又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

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

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

及之奔食而從之

又曰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將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將以制人敗燕師於制北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宋襄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蓋度泓水也司馬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

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

不擒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討之後也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

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成列天所以佐宋也阻

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勅者皆

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今之勅者謂與吾競者胡首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殺刑戮以傷未及死如何

勿重言苟能害已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某二毛則如服焉言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聞三軍以利用也為利金鼓以聲氣也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儼嚴未整陣也儼音

又曰越伐吳七子禦于笠澤夾水而陣越為左右勾卒為利五五相著別為左為利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

勾卒為聲勢以分吳而三軍掩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

去江五里夜半鳴鼓吳師聞之大戰江五里中軍奮勇
其軍為二陣拒越吳師乃以其中軍衝越潛涉不日而
以夜攻之吳師大敗此與左氏傳事同小異故附于此

又曰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
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

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適音的患若為三師
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

道敵罷敝也音癖多方以誤之既罷音疲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終

于吳師入郢郢楚都也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陣于檣李檣將遂切勾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在輒為吳師所擒欲使吳師亂而取之而吳師不動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八十一 三

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頸行戶郎切而羣曰二君有理理軍旅也

臣于旗鼓犯軍令也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將歸死遂自

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吳師

又曰楚子圍宋晉侯將救之大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

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

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

又曰晉楚戰於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于莘北晉

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莫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

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晉裨將胥臣蒙馬以

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

退之旆大夫也又建一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起塵

楚師馳之原軫邾濛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師之軍

狐偃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

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也

又曰楚將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鄆

鄆音愛鄆將養甥聃聃音帥

師救鄆三逐巴師而不克鬬廉衡陣其師于巴師之中以

戰而北

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廉橫陣于其間以與鄆師戰而偽北走

鄆人逐之背巴師

而夾攻之

楚師偽走鄆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與戰也

鄆師大敗鄆人宵

潰

夜宵潰散

又曰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又曰楚師伐吳鍼

針音

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

師

燧火燒象尾使赴吳師鍼職深切

大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二

四

又曰時邾人城翼

翼邾邑也

還將自離姑

離姑邾邑也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也

大夫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

至武城而還依

山南行不欲過武城鉏助魚切

大夫徐鉏丘弱茅地

二子邾大夫

曰道下遇雨

而將不出是不歸也

謂此道下山濕

遂自離姑

遂過武城

武城人塞其

前

以兵塞其前道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壓遂取

邾師

推士追切蹶其月切

又曰晉將陽處父侵蔡

父音甫

楚將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

而軍

泚直利切

處父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

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師

欲避楚使度成陣而後戰

遲速唯命

不然紆我紆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太

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

乃退舍

楚退舍使呼庚

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

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絳而避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戰國策曰秦伐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爲將距秦將王

齧於長乎

訖音限勿切

秦王之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

將軍而王齧爲裨將軍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者斬馬服子至則出兵擊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

勝追造秦壁堅距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

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

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

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後年十五以上悉詣長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八十一

五

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

陰相殺食未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時

馬與銳卒自相博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二十餘萬人

降皆坑之

又曰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卽墨知卒士可用乃身

操板插與士卒分功妻妾偏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

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造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

田田單又收人金得千緡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書曰卽墨

卽降願撫掠虜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

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又曰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城圍卽墨未下齊將田單乃

收城中得千牛爲纒縉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中角而灌之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七五千人隨其後半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衝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爲聲七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又曰燕軍騎劫攻齊卽墨齊將田單拒守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剽皆怒堅守惟恐見得田單又縱反閒曰我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塋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遙見皆涕泣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二

六

其欲出戰怒皆十倍因大敗燕

又曰魏趙相攻齊將田忌引兵救趙孫臏曰天解雜亂紛紜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捍蹙音批亢擣虛刑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魏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衝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

又曰齊孫臏謂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爲上務先伏其心今秦之所恃爲心者燕趙也當收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弗虛言空亂必將以實利以回其心所謂攻其心者也

史記曰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召趙奢而問可救不對曰

道遠險狹譬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命救之秦軍
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趙奢堅壁留八十八日
不行秦閒未入奢善食而遣之閒還報曰去國三十里而
不行秦大喜秦閒去趙奢卷甲而越之軍士許歷曰秦人
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障以待之先據北
山上者勝奢許諾卽以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
奢縱兵大破秦軍解閑與之圍

又曰李廣軍敗爲匈奴生得佯死騰上朔免善馬抱兒南
馳以故得脫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二

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二終

兵部十四

機畧二

史記曰韓信伐趙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選輕騎二千

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 誠

曰趙見我走心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乃

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

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

耳棄旗鼓走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

逐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信出騎兵二千騎

共侯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三

一

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

以謂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

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徐廣曰泚音遲擒趙王歇諸將問信

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

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此勝此術何也信曰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所謂驅市人而

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則皆

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又曰越與吳戰敗范蠡獻吳粟十萬斛而蒸之吳言粟好

盡付民種之不生明年大飢越遂伐吳滅之

又留侯世家曰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兵二萬人

秦嶢山間下軍良曰秦兵尙強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隘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陷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怠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又高祖紀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軍紀信乃乘玉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出西門遁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合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平河北趙地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三 二

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是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

又曰漢王至南郡諸將及士卒皆歌思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跋而思歸及其峯而用之可以成大功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次策東向爭權天下漢王從之終滅項藉

又曰楚漢相守項羽自擊漢將彭越於梁其將大司馬曹名守城臯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汜水戰

漢將侯半涉擊大破之

又曰漢王與韓信彭越會擊楚軍至固陵信越不至楚擊
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軍
且破信越未有分期不至固宜君王能分天下令可立至
不即事未可知君王能自從陳以東海與韓信睢陽以至
轅城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乃發使者告韓信
彭越皆報請令也進兵並主垓下遂破項羽軍

又曰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韓
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佐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
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却
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三

三

又曰破項羽於垓下羽向來漢兵圍之皆楚歌楚人久苦
征戰因敗思歸遂潰

又曰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蒲兵攻塞臨晉信乃益
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下陽以木罍餅渡軍

為器如罍餅以渡軍無
木

虜安邑虜魏王豹

又曰吳王漢反漢定漢將周亞夫率師禦之壁於下邑吳

佩奔壁東南亞夫備西北吳師果以精兵奔西北不得入
乃引去亞夫追擊大敗之

漢書曰先零音罕开音二種羗皆解讐合倘為寇漢將趙

充國討之守便宜上書曰先零羗欲為背叛故與罕开

解讐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

愚以爲其計請擊先零若先擊罕羗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勝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益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陪臣恐國家憂累猶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

後漢書光武帝紀曰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城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將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鄗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亟急也紀力切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

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

大不御覽

卷二百八十三

四

遇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數日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數百里或爲地道衝鞠犇城鞠犇詩切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楯而

汲王鳳等衆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隊營中光武遂與諸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人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旦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法諸部兵乘之斬數百千級連勝遂因而大敗

又曰王郎起河北邯鄲郡太守王卬王饒據城光武圍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王饒士衆疲弊不如反大兵

精銳進攻郢鄆若王卽已誅王儁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
兵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郛北郎數出戰無利城守急
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友間開門納漢兵郎黨悉
平
又曰曹操圍袁尚鑿池環城初令淺示若可越城中望見
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决漳水以灌之自五
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又度尚傳曰朱穆舉尚自右校合擢荊州刺史擊桂陽蒼
梧盜賊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
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
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

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
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遁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
作賊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部所發
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
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
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
足富數代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
奮踊尚飭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
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
又曰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
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

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燕其三頭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遙望火

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合軍中蓐食晨往赴

之蓐食早起食于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躡

也藉相躡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耿弇救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安張藍聞之晨夜

徹守至期夜半弇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

梁等爭之爲以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

日夜爲備然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

臨淄破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

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

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

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軍之言未見其宜遂

攻臨淄半山拔之入據其城

又曰耿恭與匈奴戰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

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

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

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又曰寇恂傳高峻據高平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

爲吾行也若峻不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峻

遣軍帥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

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

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
軍帥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降須固守峻惶恐卽
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
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
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
將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吳漢在河北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

高碑各屬

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時強宗豪右也鬲音革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

使高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
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
曰不戰而下城非所及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三

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三終

吳興陳杰分校

後漢書朱雋傳曰趙弘據宛城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
 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能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
 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
 捲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
 及徐璆秦詒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秦項之
 際人無定主也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
 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而更開逆意
 利則進戰鈍以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
 六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四 一

尅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
 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
 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
 解勢必自出自由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
 戰雋因擊之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
 遂降

又曰董卓將三萬討先零羗卓于望垣北

望垣縣屬天水郡

為羗胡

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于所渡水中僞立鄠以為捕

魚而潛從鄠下過軍

續漢書馬字作懸

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

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又曰臧宮將兵屯賸越越人謀叛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

會屬縣送度輪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軍廻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陳兵宴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

又曰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迫是追歸衆迫窮寇也困

獸猶鬪蜂薨有毒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亦擊避其銳也今吾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且走者莫有關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四

二

又曰吳漢彭岑討公孫述述使將延岑等悉兵拒漢及岑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而使

護軍楊翕與臧官禦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郡卽

漢江州縣

沂江都江而上

江都江城都江也

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

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城都數十里勢如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至武陽統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又曰馬援爲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將其妻

子軸重移阻於兌吾谷兌吾音銳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

羌大驚攘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

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懸火擊

破叫謀虜遂大潰

又曰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衆尙多可稍以恩信傾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弘不聽弘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而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餓爭之赤眉自引還擊宏宏軍大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謂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

又曰河南賊張步據地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其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形渠帥重異等兵

重姓異名也

號二十萬

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四

三

縱弇忽到其鋒令步不敢進固士卒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壽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

臨淄本齊國所都卽齊王宮中壞臺也

視歆等交鋒乃自引精兵橫衝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又曰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營中士卒多傷純勒部曲堅不動選敢死千人俱持强弩各傳三矢使啣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强弩並發賊衆退走追擊之遂取

又曰光武遣將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殊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粮

武往救之建縱城中兵出夾擊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
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
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賊兵精銳又衆
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
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
此茂建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
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
心銳乃開營後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遂敗之

又曰西域莎車國王不供將兵校史班超發于闐疏勒諸
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龜茲王遣時發温宿姑墨
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諸將及于闐疏勒王議曰兵少
不敵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東歸長史亦從西歸夜半聞
鼓聲便發衆皆以爲然乃陰釋所擒得生口歸以超言告
龜茲龜茲聞之喜使其將以萬騎于西界遮温宿王將以
千騎于東界遮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至雞
鳴騎赴莎車草營掩覆之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

降

又曰光武遣將鄧禹西征至河東禹擊更始將王匡禹軍
不利戰罷明日癸亥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整兵勒
衆明晨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輒動既至營下因
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又曰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

同伏于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能識別遂驚潰大破之

又曰曹公征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子每等攻東武陽曹公引兵西入山攻每等本屯每聞之棄武陽還魏武要擊于內黃大破之

又曰曹公征張繡于穰荀攸曰繡仰食于劉表持久而勢必離今受之可誘致急之則相救公不聽與繡戰表果救之公敗歸

又曰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二萬人逆擊于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賊棄輜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擊之賊復大敗死者數萬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四

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五

兵部十六

機畧四

後漢書曰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營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坡津據河西爲營公同童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馬牛以餉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爲甬道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乃伏兵擊破之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尙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五 二 五六百騎有頃復曰騎稍多步兵不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放馬解鞍是時車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曰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

又曰曹公旣克鄴袁尙熙遂奔遼東衆百數千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桓或說公遂征之尙熙可擒公曰吾乃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梟斬尙熙傳送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康斬尙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尙熙其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又曰曹公討鮮卑出盧龍塞外道絕不通乃壘山堙谷五百餘里經曰擅立劉乎涉鮮卑庭東陷柳城二百八十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大敗之

又曰黃巾賊起命將朱雋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佯若將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五 二

渡兵向其後紹必分兵西應之然後分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留兵分西應之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先登擊斬良遂解白馬圍

又曰曹公擊破馬超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問曹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向潼關明日而後北渡河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兵分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則西河之備虛故合徐晃等得渡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空壘虜至不

出所示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僞言許之所以縱逸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功一朝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又曰蜀將關羽圍曹公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布於襄陽曹公遣將徐晃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偃城晃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賊爲頭有屯又別屯四家晃揚聲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躡與入圍大破之或自投汜水死曹公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勝今陷敵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

太平御覽

三

又曰曹公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及韓遂請戰不許因請割地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師故舊拊手觀笑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戰良久乃縱繞騎夾擊大破之遂超走梁州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尅日會戰乃以輕兵挑之

魏志曰司馬宣征公孫文懿次于遼水文懿遣將軍卑衍揚祚等步騎數萬阻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赴之乃沉舟

潛濟急於東北斜趣之襄平行等恐襄平無守夜也

又曰郭淮計叛羗師屯河關白土故城據官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流渡兵據白土故城擊大破之

又曰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園尙遣將高藩將兵屯河上絕河道典與諸將議曰藩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尅宜亟攻之昱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復通

又曰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沉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而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賊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壘內必太平御覽

卷一百八十五

四

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后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敗破之三戰皆捷

又曰田玉字國讓率兵擊鮮卑軻比能軍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國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絕以爲尙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

又曰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司馬景王總兵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今當多方以防之備其越絕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虜軍士大豆

人三勝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王景誕聚糧固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必不便走而今若急之損遊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且堅守三面若賊六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不戰而破欽等必爲擒矣且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乃至窮蹙轉相疑二誕殺欽于鴛喻城以爲將軍封侯使廵城而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因攻令而拔之

又曰諸葛誕據壽春反命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爲壘轉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八十五

五

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交利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皆動此御兵之要也奏書報德之壽春竟破司馬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未宜然將軍深察利害獨秉國忠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擒寇雖古人所述不足過也

又曰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依水爲陣以距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渡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

疑不敢度

通典曰匈奴
疑之不敢度

又曰文帝初北狄強盛侵擾邊塞乃使田豫持節護烏桓校尉時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如素利等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盟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牙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家爲北能所擊求救於豫深入虜廷胡圍豫於馬邑城十重豫密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從南門出胡人皆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亂棄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屍蔽地胡人破膽

威振沙漠

又曰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尤北園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園郭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吾重兵應之必攻陽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吳志曰曹公入荊州劉備爲曹公所破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討遣諸葛亮詣孫權權遣周瑜程普與備并力逆曹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觀操舩艦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數十實以薪柴上建牙旗蓋先先報書欺以欲降曹公延頸指言益降蓋收諸船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延燒岸上營落煙焰漲天人馬燒死者甚衆軍遂敗走

又曰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嶮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卽日交

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此道騎十萬馬步走蒙兵追促獲馬三百匹方舡載

又曰賀齊討黠歛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歷山林四面壁立高數十丈逕路危狹下容方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經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陰險賊所不備處以戈祐山爲緣道遁成夜合潛上乃多懸布以受下人得上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以得上緊懼感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師刀歛不得拔弓弩射矢俱還自向輒至不利齊曰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五

七

夫今有兩蟲有毒者皆可禁之以無雨之兵不毒之蟲彼必無能爲也遂伐木爲柵列陣四面羅布俱鳴鼓角勒兵待曙賊惶遽無依禁術不放遂大破而降之

蜀志曰諸葛孔明率衆平南夷擒夷帥孟獲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楊雄蜀王記云秦王石牛置金於後蜀人以其爲牛便金蜀王發卒開道合五丁拖牛至城都蜀道乃通

兵部十七

機畧五

王隱晉書曰馬隆子咸爲成都王前鋒統陸機長沙王又於石橋將士器伏嚴利長沙王所統官軍司馬王瑚率兵討咸咸堅不動瑚乃使數十騎下馬縛戰於馬鞍頭放行伺咸又使數十騎各刺所放馬馬驚奔咸軍軍卽壞瑚因馳逐猛戰臨陣斬咸

晉書毛寶傳曰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協衆力戰悉獲其米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六

又曰馬隆平太原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奇謀間發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先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也

又曰衛瓘旣囚鄧艾諸將圖欲結艾整伏趨瓘營輕出營之僞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

又曰劉琨少負壯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用志曩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相欺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悽然長嘆中夜奏明胡茄賊皆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念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而走

又曰盧循自廣州南下戎卒十萬船舫千艘討敗將軍劉毅于桑落逕王江寧循妹夫徐道覆有膽決知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爲計固不聽道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不成使我得爲英雄主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循後戰敗又曰王敦反敦旣死以兄子應爲嗣沈充自吳帥萬餘人至與王含等合充司馬顧揚說充今日舉大事天子已扼其喉情離相沮鋒挫孤疑猶豫必至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井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前鳳太守御覽

卷二百八十六

二

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揚逃歸於吳舍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廣斬錢鳳吳儒斬充並傳首京師

又載記曰符登攻姚萇萇退安定登食新平留大軍于胡空堡率騎一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最惡之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

又曰河間王暉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又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又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洛陽又奉惠帝討方于城內方軍遙見乘輿於是引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于十二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事因敗以爲成

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使潛進逼洛城七里人既新建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又師乃戰遂大敗

又曰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冒及先卑段就六眷末杯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顧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必敗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必克張賓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比城今以我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六 三

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旣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王浚指揮而定勒納之卽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地鮮卑入屯北壘勒後具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屍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十四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

計也放之悅不復爲浚用矣於是納其質而遣末杯就六眷等引還復獲其用

又曰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於江陵遣叅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百汎舟夜渡以襲樂卿多張旗幟起火巴山於要宮之城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采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於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以一當萬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六

四

又曰劉牢之等討妖賊孫思思敗走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懼官軍追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實繁麗盈目牢之等據收殮故思復得逃入海

通典曰孫思用北術獲免

又曰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敗之斬獲甚衆乃退

又曰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十餘萬討石勒勦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壁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衆大遠來體疲力竭大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

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且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乃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先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

又戴記曰前燕慕容廆封畧漸廣

廆胡切

據棘城晉平州刺

史東夷校尉崔毖陰結高句麗

毖音秘

及宇文段回等謀滅

廆以分其地遂同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服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論而覆之二則自疑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六

五

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矣于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衆曰崔毖昨有使至于二是二國果疑宇文同于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盡衆逼城建營三十里廆簡銳士配子毓推鋒于前

毓音兒

子

翰領精騎爲騎兵從旁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

又曰蘇峻反攻克石頭城據之以陶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請于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岌崇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戮賊之術也侃從

之夜立訖壘賊見壘大驚賊攻大葉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葉步戰不利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葉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葉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陵東侃又督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代斬峻於陣賊衆遂潰

又曰妖賊孫恩北出海鹽劉裕爲將築城海鹽賊日來攻城內兵力甚弱裕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日夜已走矣信之乃率衆大上裕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北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禿髮傉

檀

傉如妖切

入其境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

大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六

六

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於姑藏夷夏降者乃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而歸

又曰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于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伏沂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將桂林王慕容鎮率驍騎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日鹿垂追其擊盡擒其衆

又曰後燕慕容盛據遼東其遼西太守李朗陰引後魏軍

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詳也召其使而詔之果驗
盡滅其族遣將李悻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早旋師期聞
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中路而還謂有
內變不復爲備留其一養守令又迎魏師於北平悻候知
之襲剋令友遣裨將追期及于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
以追悻還者期新爲叛逆必忌威官一則鳩合同類劫害
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
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前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將慕容垂等率
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爲前鋒次于汜水垂越夜命三
軍人持火炬懸於樹枝光照數里冲懼退還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六

七

又曰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太掠陳蔡間而去晉將姚弋守
譙城住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賊從南出
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
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
逐之皆弃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饑久
益懼無復膽氣

又曰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氣伏乾歸乞大敗之乾
歸因大泣嘆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及縱反間稱乾歸
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師司耿馬雅諫曰乾歸
雄勇過人權畧難測破王廣尅揚定皆羸師以誘之雖冀

爾小國

戴左
外切

不可輕也因獸猶鬪况乾歸而可視風旨散

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候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
延不從戰敗死之

又曰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豐

關豐音門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天

意欲吾還師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岩聞李士業徵兵欲攻

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尙

權乃露布西域稱得浩豐將布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

進入都瀆間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於懷城

又曰南凉秃髮傉檀守姑藏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

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擊大破之

又曰前燕慕容雋以尅幽薊至於冀州冉閔帥騎拒之與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六

八

雋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閔將董潤言於閔曰鮮卑乘勝

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

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雋今遇恪而避

之人將侮我矣閔威名素振燕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

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爲軍

三都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以吾軍勢非敵必出萬丸

衝吾軍中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侯但屬卒從傍須

其戰合夾而擊之必剋閔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

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乘駿

馬左杖雙刀右執鈞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

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

餘里爲恪所捨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六

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六終

吳興沈宸分校

